金史

二四

金史九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移剌履字履道遼東丹王突欲七世孫也父聿魯早亡聿魯之族兄興平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爲後方五歲晚卧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卧看青天

行白雲者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及長博學多藝善屬文初舉進士惡搜檢煩瑣去之廕補為承奉班祗候國史院書寫世宗方興儒術詔譯經史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一日世宗召問曰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謀忠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見劉仲晦張汝霖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嘗居諫職屢有忠言故也安得謂之不用第人材難得耳履曰臣未聞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

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槩稱進士詔履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于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試策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大悅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俄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過期降應奉踰年復爲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喜讀春秋左氏傳聞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曰臣

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此進其君有天下者取其辭施諸宇内則元元受賜俄以疾乞補外世宗曰履多病可與便州遂授薊州刺史無幾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尚書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世宗崩遺詔移梓宫壽安宫章宗詔百官議皆謂當如遺詔履獨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宫乎上曰朕日夜思之捨正殿而奠於別宫情有所不忍且於禮未安遂殯於大安殿二十九年三月進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賜大定三年孟崇獻牓下進士及第七月拜參知政事提控刊修遼史明昌元年進尚書

右丞初河溢曹州帝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決何也履曰春秋止是魯史所以鮮及他國事二年六月薨年六十一是日履所生也謚曰文獻履秀峙通悟精曆算書繪事先是舊大明曆舛誤履上乙未曆以金受命于乙未也世服其善初德元未有子以履爲後既而生子震德元歿盡推家貲與之其自禮部兼直學士爲執政乃舉前代光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

張萬公字良輔東平東阿人也幼聰悟喜讀書父彌學夢至一室牓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登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新鄭簿以憂去服闋除費縣簿大定

四年爲東京辰淥鹽副使課增迁長山令時土寇未平一旦至城下者幾萬人萬公登陴諭以鄉里親舊意衆感悟相率而去邑人賴之爲立生祠久之補尚書省令史擢河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改大理評事就陞司直四遷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丞相徒單克寧嘗謂曰後代我者必汝也俄授郎中敷奏明敏世宗嘉之謂侍臣曰張萬公純直人也尋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選爲南京路提刑使以治最遷御史中丞會北邊屢有警上命樞密使夾谷清臣發兵擊之萬公言勞民非便詔百官議於尚書省遂罷兵尋爲彰國軍節度使明昌二年知大

興府事拜參知政事踰年以母老乞就養詔不許賜告省親還上問山東河北粟貴賤今春苗稼萬公具以實對上謂宰臣曰隨處雖得雨尚未霑足柰何萬公進曰自陛下即位以來興利除害凡益國便民之事聖心孜孜無不舉行至於旱災皆由臣等若依漢典故皆當免官上曰卿等何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對曰天道雖遠實與人事相通唯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引六事自責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莫不修飾人事方今宜崇節儉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可俱罷去上曰災異不可專言天道蓋必先盡人事耳故孟子謂王無罪歲左丞完顏守貞曰陛下引咎

自責社稷之福也上由是以萬公所言下詔罪己進士李邦乂者上封事因論世俗侈靡譏涉先朝有司議言者罪上謂宰臣曰昔唐張玄素以桀紂比文皇今若方我爲桀紂亦不之罪至於世宗功德豈容譏毀顧問萬公曰卿爲何如萬公曰譏斥先朝固當治罪然舊無此法令宜定立使人知之乃命免邦乂罪惟殿三舉其奏對詳敏多類此四年復申前請授知東平府事諭之曰卿在政府非不稱職以卿母老乞侍養特畀鄉郡以遂孝養朕心所屬不汝忘也萬公謝且捧書言曰臣狂妄有一言欲今日以聞會受除未及耳夫内外之職憂責如一畎畝之臣猶不忘君

芻蕘之言明主所擇伏望聖聰省察上嘉納之六年改知河中府時軍興調發叢劇悉爲寬假使民力易辦人爲繪像於薰風樓又建去思堂移鎮濟南以母憂去職卒哭詔起復拜平章政事躐遷資善大夫封壽國公時李淑妃有寵用事帝意惑之欲立爲后大臣多不可御史姬端修上書論之帝怒御史大夫張暠削一官侍御史路鐸削兩官端修杖七十以贖論淑妃竟進封元妃又大兵雖罷而邊事方殷連歲旱暵災異數見又多變更制度民以爲弗便而又改之紛紛無定萬公素沉厚深謹務安靜少事以爲治與同列議多不合然頗嫌畏不敢犯顏強諫須帝有問

然後審畫利害而質言之帝雖從而弗行也萬公於是兩上表以衰病匄閒詔諭曰近卿言數事朕未嘗行乃朕之過卿年未老而遽告病今特賜告兩月復起視事初明昌間有司建議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開築壕塹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為風沙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問萬公所由致萬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所言罷之為便後丞相襄師還卒為開築民甚苦之主兵者又言比歲征伐軍多敗衄蓋屯田地寡無以養贍至有不免飢寒者故無鬭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士氣自倍矣朝

臣議已定萬公獨上書言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爲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敝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歛不及民而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同田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皆不報一日奏事上謂萬公曰卿昨言天久陰晦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君

子當在内小人當在外甚有理也然孰謂小人萬公奏張煒田櫟張嘉貞等雖有才幹無德可稱上即命三人補外泰和元年連章請老不許遷榮禄大夫賜其子進士及第明年章再上有旨得非卿有所言朕有不從者乎或同列情見不一而多違卿意邪不然何求去如是之數也萬公謝無他第以病言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光禄大夫三月歷舉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甚力上知其不能留諭曰朕初即位擢卿執政繼遷相位以卿先朝舊人練習典故朕甚重之且年雖高而精力未衰故以機務相勞爲卿屢求退去故勉從之甚非朕意也加金紫光禄大夫

致仕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先任完顏守貞卒於是特起萬公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山東連歲旱蝗沂密萊莒濰五州尤甚萬公慮民飢盜起當預備賑濟時兵興國用不給萬公乃上言乞將僧道度牒師德號觀院名額并鹽引付山東行部於五州給賣納粟易換又言督責有司禁戢盜賊之方上皆從之宋人請和復乞致仕許之加崇進仍給平章政事俸之半泰和七年薨命依宰臣故事燒飯賻葬贈儀同三司謚曰文貞萬公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上嘗與司空襄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於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

如静上改容而止輔政八年其所薦引多廉讓之士爲大
安元年配享章宗廟庭

蒲察通本名蒲魯渾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也熙宗
選護衛見通名以筆識之通以父老懇乞就養衆許之曰
得充侍衛終身榮貴今乃辭過人遠矣朝廷義而從之後
因會葬宋王宗望於房山以門閥加昭信校尉授頓舍改
御院通進海陵伐宋隆州諸軍尤精銳付通總之兵壓淮
令通率騎二百先濟覘敵及岸中敵兵躍出通按兵直前
傍有舞槊來刺者回身射之應弦而斃諸軍併擊敗之海
陵召見喜形於色曰兵事定汝勿憂爵賞至揚州通營別

屯是夜海陵遇弒有來告者通欲執而殺之續聞其實哀悶仆地衆掖而起徑入營門哭之軍還入見世宗顧謂近臣曰朕素知是人幼嘗從游性温厚有識慮又精騎射授尚廐局副使又諭近臣曰常令見朕欲問以事而考其言朕將用之窩斡反命通佩金符詣軍前督戰賊破以功授世襲謀克奚人亂承詔繼往監軍遷本局使以母喪免起爲殿前右衛將軍兼領閑廐尋命其子蒲速烈尚衛國公主出爲肇州防禦使賜以金仍諭以補外之意因戒敕之語在世宗紀中尋擢蒲與路節度使移鎮歸德軍遷西南路招討入知大興府事除殿前都點檢初大理卿闞世宗

欲令通爲之問宰臣對曰通點檢器也上曰點檢繁冗無由顯其能通明敏才幹正掌法之官又曰通之機識崇尹不及也大定十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詔議推排猛安謀克事大臣皆以爲止驗見在産業定貧富依舊科差爲便通言必須通括各謀克人户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與一例科差者大不侔矣上是通言謂宰臣曰議事當如通之盡心也閱三歲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世宗將幸上京以通朝廷舊人命爲上京留守先往鎮撫之二十五年除知真定府事世宗曰朕復欲相卿惜卿老矣故以

此授卿仍賜錢千貫未幾改知平陽府事移鳳翔致仕明昌四年上諭宰臣曰通先朝重臣年雖高而未衰因命知廣寧府事累表請老復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承安三年薨諭旨於其弟曰舊制致仕宰相無祭葬禮通舊臣懿戚故特命勑祭及葬初通在政府舉太子率府完顏守貞監察御史裔俱可大用其後皆爲名臣世多其知人云

粘割斡特剌蓋州別里賣猛安奚屈謀克人也貞元初以習女直字試補户部令史轉尚書省令史大定七年選授吏部主事歷右補闕修起居注九年河南路統軍使宗叙以宋人欲啓兵釁上言求入見世宗遣斡特剌就問之仍

究其實至汴問宗叙及召允脅言邊事者詰之皆無狀還報世宗喜曰朕固知妄也授左司員外郎十年以夏國發兵築祁安城及襲殺喬家族首領結什角又諜者言夏與宋人通謀犯邊詔大理卿李昌圖與斡特剌往按其事夏人報言結什角以兵犯夏境故殺之祁安城本上國所賜舊積石地發兵修築以備他盜耳又察知宋夏無交通狀及喬家族民户願令結什角姪趙師古爲首領具以聞世宗甚悅轉右將軍賜衣馬車牛弓矢器仗十二年爲夏國生日使還授右司郎中遷右副都點檢久之出爲河南路統軍都監賜金帶及具裝馬十七年授昌武軍節度使兼

領前職明年入爲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世宗嘗諭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曰朕思爲治之道考擇人材最爲難事其餘常務各有程式非此比也如斡特剌所舉者頗稱朕意時右三部檢法蒙括蠻都告斡特剌與招討哲典朋黨乞付刑部詰問世宗曰若哲典免死則可謂朋黨今已伏誅乃誣謗耳又謂宰臣曰朕素知此人極有識慮貌雖柔而心甚剛直所行不率易也二十二年委提控代州阜通監召見諭之曰朕自任卿以來悉卿材幹故擢爲執政卿亦體朕待遇之意能勉盡所職凡謀議奏對多副朕心莫倚上有宰相而自嫌外蓋舊人年老新人未苦經練是以委

責於卿但有所見悉心以言勿持嫌以爲不知也二十三年進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表乞解一職詔許解樞密世宗以猛安謀克拋留土田責宰臣曰此事皆卿輩所當陳舉乃俟朕言而後行蓋卿輩以爲細務非天子所親朕嘗思之獄訟簿書有斡特剌在餘事卿輩略不介意朕亦安能置而不問邪俄坐事削一階令視事如故二十六年轉尚書左丞世宗謂曰朕昨與宰臣議可授執政者卿不在焉今阿魯罕年老斡魯也多病吾欲用宗浩何如斡特剌奏曰彼二人者恐不得力獨宗浩幹能可任遂用宗浩又謂曰朕於天下事無不用心一如草創時斡特剌曰自古

人君始勤終怠者多矣有始有終惟聖人能之上曰唐太宗至明之主也然魏徵諫以十事謂其不能有終是則有終始者實爲難矣二十八年爲上京留守賜通犀帶及射生馬一明昌二年致仕承安初有事北方朝廷欲得舊臣任之乃起爲東京留守遣監察御史完顏綱諭旨曰知汝精神尚徤故復用也明年改上京留守又諭之曰上京祖先基業之地卿馳驛之任到彼便宜行事邊事稍息即召卿還二年九月還朝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在位數月薨年六十九訃聞上傷悼久之遣官致祭賻贈銀千二百五十兩重幣四十五端絹四百五十疋錢二千貫謚曰成肅

斡特剌性温厚醞藉嘗爲丞相紇石烈良弼所薦後世宗謂宰臣曰良弼善知人如斡特剌輩其才眞可用也在相位十餘年甚見寵遇唯奏定五品官子與外路司吏同試部令史及令隨朝吏員得試國史院書寫世宗以爲非云

程輝字日新蔚州靈仙人也皇統二年擢進士第由尚書省令史升左司都事久之爲南京路轉運使以宮殿火降授磁州刺史有呉僧者殺州人張善友而取其妻輝督捕之命張母以長錐剌僧與其妻無完膚以死改陜西東路轉運使再遷户部尚書大定二十三年拜參知政事世宗諭之曰卿年雖老猶可宣力事有當言毋或隱默卿其勉

之一日輝侍朝世宗曰人嘗謂卿言語荒唐今遇事輙言過於王蔚顧謂宰臣曰卿等以爲何如皆曰輝議政可否略無隱情輝對曰臣年老耳聵弟患聽聞不審或失奏對苟有所聞敢不盡心舊廟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之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號太牢語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古禮不可廢也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尚書省奏來歲正旦外國朝賀事世宗曰上京地遠天寒朕甚憫人使勞苦欲即南京受宋書何如輝對曰外國使來必面見天子今半途受書異時宋人託事效之何以辭爲世宗曰朕以誠實彼若相詐朕自有

處置耳輝以爲不可於是議權免一年會有司市麵不時
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劾杖責之以問輝輝對曰監察君
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
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以
衰老不任召入香閤諭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強雖久歷
外未嘗得嘉郡河南地勝事簡故以處卿卿可優游頤養
輝曰臣猶老馬也芻豆待養豈可責以筋力向者南京宮
殿火非聖恩寬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上下千餘
里河防之責視彼尤重此臣所以憂不任也於是特詔不

預河事章宗立時輝年七十六復乞致仕詔許之仍給參知政事半俸承安元年卒謚曰忠簡輝性倜儻敢言喜雜學尤好論醫從河間劉守真說率用凉藥神童常添壽者方数歲輝召之因書醫非細事四字添壽塗細字改書作相輝頗慙人亦以此爲中其病云

劉瑋字德玉咸平人也唐盧龍節度使仁恭之裔祖弘遼季鎮懿州王師至弘以州降太祖俾知咸州後以同平章政事致仕父君詔同知宣徽院事瑋幼警悟業進士舉熙宗録其舊特賜及第調安次丞由遵化縣令補尚書省令史歷户部主事監察御史累轉尚書省都事宰臣奏擬瑋

經畫軍民田土世宗見其名曰劉瑋尚淹此乎遷戶部員外郎時將東巡命瑋同工部郎中宋中往營行宮就陞郎中改同知宣徽院事為使宋國信副使瑋父兄皆以是官使江左當時榮之還授戶部侍郎初世宗器瑋材幹以為無施不可及將幸上京以行在所須皆隷太府欲瑋領其事嫌其稍下故移戶部侍郎張大節於工部而以戶部授瑋上還謂宰臣曰劉瑋極有心力臨事閑暇第用心不正耳若心正當其人才不可得也明年擢戶部尚書時河決于衛自衛抵清滄皆被其害詔兼工部尚書往塞之或以謂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禦惟當徙民以避其衝瑋曰不

然天生五材遞相休王今河決者土不勝水也俟秋冬之
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塞明年春瑋齋戒禱于河
功役齊舉河乃復故召還增秩以爲宋弔祭副使世宗不
豫拜參知政事仍領戶部既而爲山陵使尋上表請外出
知濟南府事移鎮河中明昌二年徙知大明府仍領河防
事三年入拜尚書右丞上嘗問考課法今可行否右丞相
夾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繁則有司難於承用耳瑋
曰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實今提刑司體察廉能贓濫以
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議設法恐涉太繁上問唐代何如
瑋對以四善二十七最明年六月卒是日上將擊毬於臨

武殿聞瑋卒而止謚曰安敏後上謂宰臣曰人爲小官或稱才幹及其大用則不然如劉瑋固甚幹然自世宗朝逮輔朕於事多有知而不言者若實愚人則不足論知及之而不肯盡心可乎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曰春秋之法責備賢者上曰夫爲宰相而欲收恩避怨使人人皆稱己是賢者固若是乎

董師中字紹祖洺州人也少敏贍好學強記擢皇統九年進士第調澤州軍事判官改平遙丞縣有劇賊王乙素凶悍不可制師中捕得杖殺之一境遂安時大軍後野多枯胔縣有遺櫬寓于驛舍者悉爲瘞之遷綿上令補尚書省

令史右相唐括訛魯古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
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再考擢監察御史遷尚書省都
事初師中為監察時漏察大名總管忽刺不公事及忽刺
以罪誅世宗怒曰監察出使郡縣職在彈糾忽刺親貴尤
當用意乃徇不以聞削官一階降授沁南軍節度副使累
遷坊州刺史明昌元年初置九路提刑司師中選為陝西
路副使坐修公廨濫支官錢罪以贖論及御史臺言其寬
和有體召為大理卿御史中丞吳鼎樞舉以自代尚書省
亦奏其才行遂擢中丞時西北路招討使宗肅以平章夾
谷清臣薦知大興府事師中上言宗肅近以贓罪鞫于有

司獄未竟不宜改除上納其言曰朕知之矣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命復送有司四年上將幸景明宮師中及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粘割遵古諫以謂勞人費財蓋其小者變生不虞所繫非輕聖人法天地以順動故萬舉萬全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哥孛瓦貪暴強悍深可為慮陛下若問諸左右必有容悅而言者謂堂堂大國何彼之恤夫蠭蠆有毒患起所忽今都邑壯麗內外苑囿足以優佚皇情近畿山川飛走充牣足以閱習武事何必千車萬騎草居露宿逼介邊陲遠煩偵候以冒不惻之悔哉上不納師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為沴明

詔罪己求言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
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撥之於事似為不急況西北
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壕之役
財力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至彼又必增價日
糴升合者口以萬數舊籍北京等路商販給之倘以物貴
或不時至則飢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殺太尉馬毀太府
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為亂者矣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
保況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為必里哥孛罕誘脅
傾族隨去邊境蕩摇如此可虞若忽之而往豈聖人萬舉
萬全之道哉迺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遲

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意脩德銷變矧夫逸遊古人所戒遠自周秦近逮隋唐與遼皆以是生釁可不慎哉可不畏哉左補闕許安仁右拾遺路鐸亦皆上書論諫是日上御後閤召師中等賜對即從其奏仍遣諭輔臣曰朕欲巡幸山後無他不禁暑熱故也今臺諫官咸言民間缺食處甚多朕初不盡知既已知之暑雖可畏其忍私奉而重民之困哉廼罷北幸尋爲宋生日國信使還以所得金帛分遺親舊五年上復如景明宮師中及臺諫官各上疏極諫上怒遣近侍局直長李仁愿詰尚書省召師中等諭之曰卿等所言非無可取然亦有失君臣之體者今命

平章諭旨其性聽焉户部尚書馬琪表舉自代擢吏部尚書初完顏守貞改爲西京留守朝京師上欲復用監察御史蒲剌都等糾彈數事師中辨其誣而舉守貞正人可用守貞由是復拜平章政事及守貞以罪斥上曰向薦守貞者應降黜如董師中言臺省無此人不治路鐸李敬義亦嘗推舉可左遷於外然三人者後俱可用今姑出之以正失舉罪除陜西西路轉運使歲餘徵爲御史大夫命與禮部尚書張暐看讀陳言文字踰三月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他日奏事上語輔臣曰御史姬端脩言小人在側果誰歟師中曰應謂李喜兒輩上默然師中通古今善敷奏

練達典憲處事精敏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承安四年表乞致仕詔賜宅一區留居京師以寒食乞過家上冢許之且命賦寒食還家上冢詩每節辰朝會召入侍宴其眷禮如此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四上聞之甚悼惜顧謂大臣曰凡正人多執方而不通獨師中正而通詔依見任宰執例葬祭仍賻贈之謚曰文定師中工文性通達疏財尚義平居則樂易眞率其臨事則剛決挺然不可奪弟師儉初業進士欲籍其資廕師中保任之密令人代給堂帖使之肄業師儉感其義方力學後遂登第方在政府近侍傳詔將録用其子

師中奏曰臣有姪孤幼若蒙恩録勝于臣子上義之以其姪爲筆硯承奉與胥持國同輔政頗相親附世以此少之

王蔚字叔文香河人也登皇統二年進士第調良鄉丞治績優等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蔚性通敏曉析吏事尋授都事以喪去起復行左司員外郎遷郎中大定二年超授河東北路轉運使諭旨曰汝在海陵時行事多不法然朕素知爾才幹欲授以内除而憲臺有言以是補外如能滌心易行必當升擢否則勿望再用既而察廉爲第一授中都路都轉運使改吏部尚書以斷護衛出職事不當奪官一階頃之出知河中府事遷南京留守十五年拜參知

政事蔚懇辭不任負荷勅諭之曰卿但履正奉公無或阿
順何以辭爲十六年出知眞定府事累轉知河中府明昌
元年召拜尚書右丞致仕卒
馬惠迪字吉甫漷陰人也擢天德三年進士第再調昌邑
令察廉第一補尚書省令史大定中出爲西京留守判官
以治最擢同知崇義軍節度事累遷左司郎中先是鄧儼
居是職世宗愛其明敏惠迪一日奏事退上謂宰臣曰人
之聰明多失於浮衒若惠迪聰明而朴實甚可喜也朕甞
與論事五品以下朝官少有如者未幾超授御史中丞拜
參知政事時烏底改叛亡世宗已遣人討之又欲益以甲

士毀其船栰惠迪奏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
不足勞聖慮上曰朕固知之所以毀其船栰正欲不使耳
窺邊境耳尋以憂去起爲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元年爲南
京留守致仕卒
馬琪字德玉大興寶坻人正隆五年擢進士第調清源主
簿三遷永清令永清畿縣號難治前令要介有能聲琪繼
以治聞補尚書省令史以永清治最授同知定武軍節度
使事與中府治中召爲户部員外郎改侍御史世宗謂宰
臣曰比者馬琪主奏高德温獄其於富户寄錢事皆略不
奏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爲乃尓稱職之才何其難也

古人雖云罪疑惟輕非爲全尚寛縱也尋轉左司員外郎扈從東巡還右司郎中移左司時擇使宋國者世宗欲命琪宰臣言其資淺詔特遣之還授吏部侍郎改户部章宗即位除中都路都轉運使時户部闕官上命宰臣選可任者或舉同知大興府事烏古孫仲和上曰仲和雖有智力恐不能主錢穀理財安得如劉晏者官用足而民不困唐以來一人而已或舉琪上然之曰琪不肯欺官亦不肯害民是可用也遂擢爲户部尚書久之削官一階初琪病告近侍傳旨不具服曳履而出有司議當徒二年减外猶追官解任大理少卿閻公貞以爲琪本荒遽失措與非病告

有違不同宜減徒二年三等論之上從公貞議任職如故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詔諭之曰户部遷難得人顧無以代卿者故用卿晚耳一日上謂琪曰卿在省久矣比來事少於往時何也琪曰昔宰職多有異同今情見不同者甚少上曰往多情見爲是耶今無者爲是耶琪曰事狀明者不假情見便用情見亦要歸之是而已五年河決陽武灌封丘而東琪行尚書省事往治之訖役而還遷中大夫承安元年北邊用兵而連歲旱暵表乞致仕不許明年出鎮安武軍致仕卒子師周閤門祗候當給假以聞上悼之以不奏聞責諭有司後二品官卒皆具以聞自琪始琪性明

敏習吏事其治錢穀尤長然性吝好利頗爲上所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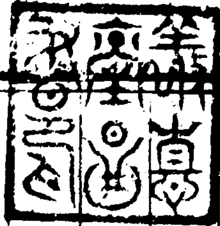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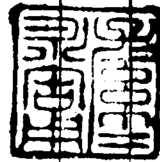
楊伯通字吉甫弘州人擢大定三年進士第由尚書省令史爲吏部主事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吏部侍郎馬琪表薦伯通廉幹尚書省覆察如所舉召爲尚書省都事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元年擢左司員外郎轉郎中累遷吏部尚書尋移户部承安二年拜參知政事監察御史路鐸劾奏伯通引用鄉人李浩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承望風旨不復檢詳言之臺端欲加糾劾大夫張暐輙尼不行上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之伯通居家待罪鉉奏暐言彈糾大臣須有實跡所劾不當徒壞臺綱益

言除授皆宰執公議不言伯通私枉詔責鐸言事輕率而慰諭伯通治事伯通再上表辭不許四年進尚書左丞致仕卒

尼厖古鑑本名外留隆州人也識女直小字及漢字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隆安教授改即墨主簿召授國子助教擢近侍局直長世宗器其材謂宰臣曰新進士中如徒單鎰夾谷衡尼厖古鑑皆可用也改太子侍丞踰年遷應奉翰林文字兼右三部司正世宗復謂宰臣曰鑑嘗近侍朕知其正直幹治及爲東宮侍丞保護太孫禮節言動猶有國俗純厚舊風朕甚嘉之章宗立累遷尚書户部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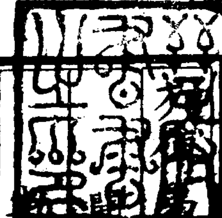
兼翰林直學士俄轉同知大興府用大臣薦改知大興府事明昌五年拜參知政事薨謚曰文肅

贊曰移剌履從容進說信乎於君至論經純傳駁以孝行爲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君子知其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己質言無華開壕括地之議明灼利害如指諸掌閉於群說而不式致仕而歸理勢然也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煇幹特剌之鯁直劉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有附胥之譏劉瑋見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蔚馬惠迪之徒何足算也

列傳第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金史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勅修

黃久約　李晏　李仲略
李愈　王貫　許安仁
梁襄　路伯達

黃久約字彌大東平須城人也曾祖孝綽有隱德號潛山先生父勝通判濟州母劉氏尚書右丞長言之妹一夕夢鼠銜明珠寘而久約生歲實在子也擢進士第調鄆城主簿三遷曹州軍事判官有盜竊民財訴者以為強郡守欲

傳以重辟久約閱實因得免死累擢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升待制授磁州刺史磁並山素多盜既獲而款伏者審録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殺或死獄中久約惻然曰民雖爲盜而不死于法可乎乃盡請讞之而後行久之復入翰林爲直學士尋授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爲賀宋生日副使至臨安適館伴使病宋人議欲以副使代行使事久約曰設副使亦病又將使都轄掌儀輩行禮乎竟令國信使獨前行副使與館伴副使聯騎如故乃終禮而還道經宿泗見貢新枇杷子者州縣調民夫遞進還奏罷之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適
足以斂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章宗時領右丞相踶其
議尋上章請老詔諭之曰卿忠直敢言匡益甚多未可使
去左右遷太常卿仍兼諫職時郡縣多闕官久約言世豈
乏材闕於資格故也明詔每責大臣以守格法而滯人材
乞斷自宸衷而力行之世宗曰此事宰相不屬意而使諫
臣言之歟即日授刺史者數人久約又言宜令親王以下
職官遞相推舉世宗曰薦舉人材惟宰相當為耳他官品
雖高豈能皆有知人之監方今縣令最闕宜令刺史以上
舉可為縣令者朕將察其實能而用之又謂久約曰近日

察舉好官皆是諸科監臨全無進士何也豈薦舉之法已有姦弊不可久行乎久約曰諸科中豈無廉能人不因察舉有終身不至縣令者此法未可廢也上曰爾舉孫必福是乎久約曰臣頃任磁州時必福爲武安丞臣見其廉潔向公無所顧避所以保舉不謂必福既任警廵使處决凝滯上曰必福非獨遲緩亦全不解事所以罪不及保官者幸其無贓汙耳久約無以對必福五經出身葢諸科人故上問及之翌日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則近臣退避久約欲趨出世宗止之自是諫臣不避以爲常章宗即位久約以國富民貧本輕末重任人太雜吏權太重官鹽價高坊場

害民與夫選左右擇守令八事爲獻皆嘉納之再乞致仕
不許授横海軍節度使以優佚之明昌二年致仕卒久約
雋朗敢言性友弟爲文典贍有外祖之風云
李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性警敏倜儻尚氣皇統六年登
經義進士第調岳陽丞再轉遼陽府推官歷中牟令會海
陵方營汴京運木於河晏領之晏以經三門之險前後失
敗者衆乃馳白行臺以其木散投之水使工取於下流人
皆便之丁內艱服除名補尚書省令史辭去爲衛州防禦
判官世宗素識其才名尋召爲應奉翰林文字特令詣閤
謝上顧謂左右曰李晏精神如舊慰勞甚悉時方議郊禮

命攝太常博士俄而真授爲高麗讀冊官五遷祕書少監兼尚書禮部郎中除西京副留守世宗謂侍臣曰翰林舊人少新進士類不學至於詔赦冊命之文鮮有能者可選外任有文章士爲之左右舉晏上曰李晏朕所自識於是召爲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少卿以母老乞歸養授鄭州防禦使未赴母卒起復爲翰林直學士世宗御後閤召晏讀新進士所對策至縣令闕員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對曰臣伏念久矣但無路不敢言今幸待罪侍從得承大問願竭所知上曰然則何如對曰國朝設科取士始分南北兩選北選百人南選百五十人合二百五

十人詞賦經義入仕之人既多所以縣令未嘗闕員其後南北通選止設詞賦一科每舉限取六七十人入仕之人既少縣令闕員蓋由此也上以爲然詔後取人毋限以數尋擢吏部侍郎兼前職諭旨曰卿性果敢有激揚之意故以授卿宜加審慎毋涉荒唐俄爲中都路推排使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御史中丞會朝士以病謁告世宗意其詐謂晏曰卿素剛正今其詐病以宰相親故畏而不糾歟晏跪對曰臣雖老平生所恃者誠與直爾百官病告監察當視臣爲中丞官吏姦私則當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不知其畏宰相何圖焉既出世宗目送之曰晏年老氣猶

末衰一日御史臺奏請增監察員上曰採察內外官吏固係監察然爾等有所聞知亦當彈劾况糾正非違臺官職也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顧謂晏曰幽王年少未練朕以臺事委卿當一一用意初錦州龍宮寺遼主撥賜戶民俾輸稅于寺歲久皆以爲奴有欲訴者害之島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殺生况人命乎遼以良民爲二稅戶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聖朝乞盡釋爲良世宗納其言於是獲免者六百餘人故同判大睦親府事謀衍家有民質券積其息不能償因沒爲奴屢訴有司不能直至是投匭自言事下御史臺晏檢摘案狀得其情遂奏免之尋爲賀宋正旦

國信副使及世宗不豫命宿禁中一時詔册皆晏爲之章
宗立晏畫十事以上一曰風俗奢僭宜定制度二曰禁游
手三曰宜停鑄錢四曰免上戶管庫五曰太平宜興禮樂
六曰量輕租稅七曰減鹽價八曰免監官陪納虧欠九曰
有司尚苟且乞申明經久遠圖十曰禁網差密宜尚寬大
又奏乞委待制党懷英修撰張行簡更直進讀陳言文字
以廣視聽皆採納之以年老乞致仕改禮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承旨越二年復申前請授沁南軍節度使久之致仕
上念其先朝舊人復起爲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六年歸老
得疾詔除其子左司員外郎仲略爲澤州刺史以便侍養

承安二年卒年七十五謚曰文簡

仲略字簡之聰敏力學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調代州五臺主簿以母憂去服闋轉韓州軍事判官遷澤州晉城令補尚書省令史除翰林修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都事爲立夏國王讀冊官還權領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顧謂侍臣曰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鶻脫帽又曰李仲略健吏也未幾轉員外郎以親疾求侍特授澤州刺史以便祿養先是晏領沁南軍節度使澤於懷爲支郡父子相繼鄉人榮之以父喪免起爲户部郎中時上命六品以上官十日以次轉對乃進言曰凡救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謂本者厚

風俗去冗食養財用而已厚風俗在乎立制度禁奢僭去
冗食在乎寵力農抑游墮養財用在乎廣儲蓄時斂散商
賈不通難得之貨工匠不作無用之器則下知重本下知
重本則末息矣又條陳制度之宜上嘉納之俄授翰林直
學士兼前職因命充經義讀卷官上問曰有司以謂經義
不若詞賦罷之何如仲略奏曰經乃聖人之書明經所以
適用非詞賦比乞自今以經義進士爲考試官庶得碩學
之士上可其奏改吏部郎中遷侍郎兼翼王傅俄兼宛王
傅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贓上命仲略鞫之罪當
削解權要競言太重上頗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

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况執中兇殘很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未幾授山東東西路按察使尋以病訪醫京師泰和五年卒上聞之歎曰此人於國家宣力多矣何遽止是耶贈朝列大夫謚曰襄獻仲略性豪邁有父風剛介特立不阿權貴臨事明敏無留滯故所任以幹濟稱云

李愈字景韓絳之正平人業儒術中正隆五年詞賦進士第調河南澠池主簿察廉優等爲平陽酒副使遷冀氏令累遷解州刺史章宗即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改同知濟南府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武軍節度

使事王奉命宴賜北部愈從行還過京師表言諸部所貢之馬止可委招討司受於界上量給廻賜務省費以廣邊儲擬自臨潢至西夏沿邊創設重鎮十數仍選猛安謀克勳臣子孫有材力者使居其職田給於軍者許募漢人佃種不必遠輓牛頭粟而兵自富彊矣上覽其奏謂宰臣曰愈一書生耳其用心之忠如是以表下尚書省議會愈遷同知西京留守過闕復上言以爲前表儻可採乞斷自宸衷上納用焉自是命五年一宴賜人以爲便改棣州防禦使未幾授大興府治中上諭之曰卿資歷應得三品以是負方閫而卿能幹故用之當知朕意北京提刑副使范楫

知歸德府事鄧儼各舉愈以自代由是擢河南路提刑使
上言隨路提刑司乞留官一員餘分部巡按又言本司見
置許州乞移治南京爲便並從之憲臺廉察九路提刑司
以愈爲最五年入見尚書省以聞上問宰執有何議論平
章政事守貞曰李愈言河決事上曰愈嚮陳備禦北邊策
言甚荒唐守貞曰愈於見職甚幹上曰蓋以其敢爲耳又
曰李愈論河決事謂宜遣大臣視護以慰人心其言良是
明年改河平軍節度使承安二年徙順義軍奏陳屯田利
害上遣使宣諭仍降金牌俾領其事四年召爲刑部尚書
先是刑部尚書闕上以愈爲可用令議之或言愈病上曰

愈比陳言有退地千里而爭言其功之語卿等定惡此人多言耶特召用之舊制陳言者漏所言事於人並行科罪仍給告人賞愈言此蓋所以防閑小人也比年以來詔求直言及命朝臣轉對又許外路官言事此皆聖言樂聞忠讜之意請除去舊條以廣言路上嘉納焉尋爲賀宋正旦副使泰和二年春上將幸長樂川愈切諫曰方今戍卒貧弱百姓騷然三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聞泰和宮在兩山間地形狹隘雨潦遄集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優游閑適也上不從夏四月愈復諫曰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謀雪恥復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閭

毋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群心無定豈可遠事逸遊哉
上異其言未幾授河平軍節度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泰
和六年卒年七十二謚曰清獻自著狂愚集二十卷
王賁字文孺其先自臨潢移貫宛平曾祖士方正直敢言
遼道宗信樞密使耶律乙辛之讒殺其太子世無敢白其
寃者士方擊義鍾以訴遼主感悟卒誅乙辛厚賞士方授
承奉官父中安擢進士第坐田㲄黨事廢世宗即位黨禁
解終沂州防禦使賁性孝友勤敏好學第進士由復州軍
事判官補尚書省令史擢右三部檢法司正侍御史賈鉉
舉賁安靜有守不尚奔競政府亦言其廉素善論議擢河

北東西大名府路提刑判官選授尚書省都事以喪去用薦者多起復刑部員外郎侍御史累遷南京路按察使卒貴敦厚尚義篤於親朋不營產業比歿家甚窶上聞憫惜之贈朝列大夫仍厚卹其家弟質字敬叔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累官吏部主事以才幹舉遷昭義軍節度副使章宗問質臨事若何張萬公對曰勝其兄貴章宗曰及其兄亦可矣後以禮部尚書致仕終

許安仁字子靜獻州交河人幼孤能自刻苦讀書善屬文登大定七年進士第調河間縣主簿累遷太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章宗爲皇太孫安仁以講學被選東宮轉左

補闕應奉翰林文字上即位改國子監丞兼補闕徙翰林
修撰同知制誥兼職如故侍御史賈鉉以安仁守道端慤
薦于朝同知濟南府事路伯達繼上章稱其立已純正宜
加顯任超授禮部郎中兼左補闕適朝議以流人實邊安
仁言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營邑制爲田宅使至
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於是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如使
被刑之徒寒餓困苦無聊之心靡所顧藉與古之募民實
塞不同非所宜行上然之明昌四年春上將幸景明宮安
仁與同列諫曰昔漢唐雖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
京師不遠非如金蓮千里之外鄰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

何以應變此不可不慮也疏奏遂罷幸出爲澤州刺史作無隱論上之凡十篇曰本朝曰情欲曰養心曰田獵曰公道曰養源曰冗官曰育材曰限田曰理財在郡二年徙同知河南府事升汾陽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五年卒年七十七謚曰文簡安仁質實無華澹然有古君子風故爲時人所稱云

梁襄字公賛絳州人少孤養於叔父寧性穎悟日記千餘言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耀州同官主簿三遷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名爲薛王府掾世宗将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

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特與上京中都不同尤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踰嶮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軍騎闐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難收藏獲逋逃而莫得奪攘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皂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衆人夭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臣聞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亦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

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羸瘠矣禦侮待用之
軍穴居野處冷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衛宮周廬才容
數人一旦霖潦積旬衣甲弓刀霑濕柔脆豈堪爲用是失
其爪牙也秋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裹粮已空褚衣
已弊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行於不測之地往來之間
動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更倍於前矣以陛下神武善騎
射舉世莫及若夫銜橛之變猛摯之虞姑置勿論設於行
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
華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錯於
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夫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

以輕行良謂此也所次之宮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氈布押宿之官上番之士終日驅馳加之飢渴已不勝倦更使徹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雖陛下悅以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之爲愈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要在處己於無憂患之域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嶮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幣燕蓋京都之選首也況今又有宮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內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

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而設也柰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聖躬愛沙磧之微涼忽祖宗之大業此臣所惜也又行幸所過山徑阻脩林谷晻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才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於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誰敢議止以離棄宮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皆可爲殷鑒也臣嘗論之安民濟衆唐虞猶難之而今日之民賴陛下之英武無兵革之憂賴陛下之聖明無官吏之虐賴陛下之寬仁無

刑罰之枉賴陛下之節儉無賦歛之繁可謂能安濟矣而遊畋納涼之樂出於富貴之餘靜而思動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罷之至易耳唐太宗將行闕南畏魏徵而停漢文帝欲馳霸陵袁盎諫而遽止是陛下能行唐虞之難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罷臣所未諭也且燕京之涼非濟南之比陛下牧濟南日每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內臺榭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得到議者謂陛下北幸久矣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茲再出寧有遽不可乎臣愚以爲患生於不戒者多矣西漢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今者累歲北幸狃於無

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夫事知其不可猶冒爲之則有後難必矣議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舊人猶喜談之以爲眞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謂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况遼之過舉哉且本朝與遼室異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臣知其所遊不過臨潢之旁亦無重山之隔冬猶處於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爲業穹廬爲居遷徙無常又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重不多然隔三五歲方能一行非歲歲皆如此也我本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捨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棟宇是居不便遷徙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

制度殊異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於百萬如何歲歲而行以一身之樂歲使百萬之人困於役傷於財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歟臣又聞陛下於合圍之際麋鹿兗物圍中大而壯者才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縱之不欲多殺是陛下恩及於禽獸而未及於隨駕衆多之臣庶也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爲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爲戰不可忘畋獵不可廢宴安鴆毒亦不可懷然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

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況欲習武不必度關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塞雞鳴之路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方今海內安治朝廷尊嚴聖人作事固臣下將順之時而臣以螻蟻之命進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於吏議小則名位削除大則身首分磔其為身計豈不愚謬惟陛下深思博慮不以人廢言以宗廟天下為心俯垂聽納則小臣素願遂獲雖死猶生他非所覬望也世宗納之遂為罷行仍諭輔臣曰梁襄諫朕毋幸金蓮川朕以其言可取

故罷其行然襄至謂隋煬帝以巡游敗國不亦過乎如煬
帝者蓋由失道虐民自取滅亡民心旣叛雖不巡幸國將
安保爲人上者但能盡君道則雖時或巡幸庸何傷乎治
亂無常顧所行何如耳豈必深處九重便謂無虞巡游以
時即兆禍亂者哉襄由是以直聲聞擢禮部主事太子司
經選爲監察御史坐失察宗室弈事罰俸一月世宗責之
曰監察人君耳目風聲彈事可也至朕親發其事何以監
察爲轉中都路都轉運户籍判官未幾遷通遠軍節度副
使以喪去服闋授安國軍節度副使同知定武軍節度事
避父諱改震武軍太常卿張暐曹州刺史段鐸薦襄學問

該博練習典故可任禮官轉同知順義軍節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坐斂揚倖粟責倉典使償爲按察司所劾以贖論歷陝州刺史累遷保大軍節度使卒襄長于春秋左氏傳至于地理氏族無不該貫自登達至晚貴膳服常淡薄然議者譏其太儉云

贊曰金起東海始立國即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也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聽納人各盡其所能論議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僅存梁襄諫北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至故備載之以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爲忌金之致治於斯爲盛嗚呼休哉

路伯達字仲顯冀州人也性沉厚有遠識博學能詩登正隆五年進士第調諸城主簿由泗州推場使補尚書省掾除興平軍節度副使入爲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伯達上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爲家豈獨舊邦是思空京師而事遠巡非重慎之道也書奏不報閱歲改祕書郎兼太子司經時章宗初嚮學伯達以文行知名選爲侍讀居無何以憂去會安軍節度使王克温舉伯達行義起爲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召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勅與張行簡進讀陳言文字先是右丞相襄奏移賀天壽節於九月一日伯達論列以其非時平章政事張

汝霖右丞劉瑋及臺諫亦皆言其不可下尚書省議伯達曰上始即政當行正信之道今易生辰非正以紿四方非信且賀非其時是輕禮重物也因陳正名從諫之道升尚書刑部郎中上問群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務本業廣儲蓄伯達對曰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採獵之禁廣農郊以示敦本輕幣重穀去奢長儉遵月令開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勸粟不廣者未之有也是時採捕禁嚴自京畿至真定滄冀北及飛狐數百里內皆爲禁地民有盜殺狐兎者有罪故伯達及之累遷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國軍節度使未幾改鎮安武嘗使宋回獻所得金二百

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
氏言之上嘉其誠贈太中大夫仍以金銀還之傅泣請弗
許傅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強田以贍學有司
具以聞上賢之賜號成德夫人子鐸鈞鈞字和叔登大定
二十五年進士第終萊州觀察判官鐸最知名別有傳
贊曰金詘宋稱臣稱姪受其歲幣禮也使聘於其國燕享
禮也納其重賂其可乎哉時人貪利忘禮習以爲常莫有
知其爲非者故去則云酬勞效還則户增物力上下交征
惟利是事此何誼耶伯達獨能明其非禮田獻所饋齋志
未畢傅氏又能成之及歸所獻竟以買田贍學婦人秉心

之烈制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於世俗之見者寧不
愧哉賜號成德不亦宜乎

列傳第三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脱脱奉

勑修

裴滿亨字仲通本名河西臨潢府人其先世居遼海祖諱

虎山者天輔間移屯東受降城以禦夏人後徙居臨潢亨性敦敏習儒大定間收充奉職世宗謂曰聞爾業進士舉其勿忘爲學也二十八年擢第世宗嘉之升爲奉御一日問以上古爲治之道亨奏陛下欲興唐虞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歛而已章宗即位諭之曰朕左右侍臣多以門第顯惟爾繇科甲進且先朝信臣國家利害爲朕盡言俄擢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側目亨劾奏其姦遷鎬王府尉出爲定國軍節度副使三遷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猾從衡前政莫制亨下車宣明約束闔境帖然承安四年改河南路按察副使就遷本路副統

軍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時世襲家豪奪民田亨檢其實悉還正之泰和五年改安武軍節度使歲大雪民多凍殍亨輸己俸爲之賙贍及勸率僚屬大姓同出物以濟轉河東南北路按察使卒於官上聞而惜之贈嘉議大夫賻物甚厚亨性尤謹密出入宮禁數年讜議忠言多所裨益有藁則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所歷州郡皆有政績可紀云

斡勒忠本名宋浦蓋州人也習女直契丹字歷兵部樞密院尚書省令史再轉大理寺知法遷右三部司正練達邊事甞奉命使北歸致馬四千餘匹詔褒諭之大定二十六年爲監察御史轉尚書省都事章宗立遷尚書兵部員外

郎出為滄州刺史河東路提刑副使徒單移剌古舉以自代改滕州刺史嘗調發黃河船數以稽期聽贖授北京副留守入為同簽樞密院事兼沂王傅承安二年拜武寧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三年卒年七十一忠性敦慤通法律以直自守不交權貴故時譽歸之

張大節字信之代州五臺人擢天德三年進士第調崞縣丞改東京市令世宗判留務甚愛重之海陵修汴京以大節領其役世宗改元於遼東或勸赴之富貴可一朝遂大節曰自有定分何遽爾隨例補尚書省令史擢祕書郎大理司直會左警巡使闕世宗謂宰臣曰朕得其人矣遂授

大節儀以杖殺豪民爲有司所劾削一階解職未幾授同
知洺州防禦使事入爲太府丞工部員外郎盧溝水齧安
次承詔護視堤城擢修內司使推排東京路戶籍人服其
平進工部郎中時阜通監鑄錢法弊與吏部員外郎麻珪
涖其事積銅皆窳惡或欲徵民先所給直大節曰此有司
受納之過民何與焉以其事聞卒得免徵就改戶部郎中
定襄退吏誣縣民匿銅者十八村大節廉得其實抵吏罪
民斲石頌之召授工部侍郎改戶部世宗東巡從太府監
諭之曰侍郎與太府監品同以從行支應籍卿辦耳尋爲
宋生日使還授橫海軍節度使過闕謁謝東宮顯宗撫慰

良久曰萬事惟中可也因牓其公堂曰惟中郡境有巨盜久不獲大節以方略擒之後河決於衛橫流而東滄境有九河故道大節即相宜繕堤水不爲害章宗即位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因言河東賦重宜減議者或不同大節以他路田賦質之遂命減焉乞致仕不許徙知太原府以并代鄉郡故優寵之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爲姦夫所殺人以爲神西山有晉叔虞祠舊以施錢輸公使庫大節還其廟以給營繕選授河東路提刑使未赴留知大興府事治有能名閱歲移知廣寧府復請老授震武軍節度使部有銀冶有司以爲爭盜由此生付

河東西京提刑司與州同議皆以官搉爲便大節曰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且貧而無業者雖嚴刑能禁其竊取乎宜明諭民授地輸課則其游手者有所資於官亦便上從其議復乞致仕許之仍擢其子尚書刑部員外郎巖叟爲忻州刺史以便禄養承安五年卒年八十大節素廉勤好學能勵勉後進自以得學于任倜待倜子如親而加厚又善奕碁當世推爲第一嘗被召與禮部尚書張景仁奕世宗嘗謂宰臣曰人多稱王翛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心一老姦耳張大節賦性剛直果於從政遠在王翛之上惜乎用之太晚又屢語近臣曰某某非不幹然不及張大節

忠實也其見知如此

巖叟字孟弼大節子也大定十九年進士調葭州司候判官再除雄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大理評事再遷監察御史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使事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刑部員外郎忻州刺史以父憂去官起復大理少卿河北東西大名等路按察轉運副使累遷刑部侍郎兼夔王傅太常卿兼國子祭酒大安三年朝廷欲塞諸城門以為兵備集三品官議於尚書省巖叟曰塞門所以受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擇將背城疾戰時議多之除鎮西軍節度使移定國軍貞祐二年改昭義復移沁南逾年按察

司言其年老不任邊要乃致仕退寓洛陽卒

張亨字彦通大興漷陰人登皇統六年進士第調樊山丞以廉幹聞授弘州軍事判官歷鉅鹿宜川令大定二年補尚書省令史除大理司直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授戶部侍郎移吏部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坐草場使鄧汝霖盜草失舉劾解職削一官起授戶部尚書世宗問宰臣曰御史中丞馬惠迪與張亨人才孰優平章政事張汝霖曰惠迪爲人雖正於事不敏亨吏才極高上曰如汝父浩於事明敏少有及者但臨事多徇若無此過則誠難得之賢相也時車駕東巡費用百出自遼以東泉貨甚少計司患其不給

欲輦運以支調度亨謂上京距都四千里若輓錢而行是率三而致一也不獨枉費國用無乃重勞民力乎不若行會便法使行旅便於囊橐國家無轉輸之勞而用自足矣出爲絳陽軍節度使已而復謂宰臣曰漢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張亨近令補外頗爲衆議所歸以朕觀之無甚過人小官中豈無才能之士第未知耳又曰亨嘗爲左司奏事多有脫略是亦謬庸人也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時方重其選上以亨爲河東南北路提刑使兼勸農採訪事訪其利病條爲十三事以聞上嘉納之亨在職每事存大體略苛細御史以寬緩不事事劾之降授蔡州防

御使明年遷南京路轉運使轉知歸德府事致仕泰和二年卒年七十八亨才識強敏明達吏事終始有可稱云

韓錫字難老其先自析津徙薊之漁陽祖貽愿遼宣徽北院使父秉休歸朝領忠正軍節度使錫以廕補閤門祗候天會中南伐錫從軍掌禮儀俄以母老迺就監差久之授神銳軍都指揮使入爲宮苑使天德元年擢尚書工部員外郎領燕都營繕特賜胡礪榜進士及第四遷尚書戶部侍郎以母喪解旋起復舊職付金牌一銀牌十籍水手於山東時蘇保衡爲水軍都統制趨杭州俾錫部船三百會廣陵適保衡敗還喪船過半令錫補足之時水淺船不得

進海陵遣使急責之衆稍亡錫召諸豪諭之曰今連保法嚴逃將安往縱一身偶脫其如妻子何衆悟亡者稍止大定改元於遼東錫奔赴行在詔復前職明年授同知河間府事引見於香閤誡之曰聞皇族居彼者縱甚卿當以法繩之錫下車宣布詔言後無有撓政害民者遷孟州防禦使累拜絳陽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事告老許之明昌五年卒年八十三

鄧儼字子威懿州宜民人也天德三年擢進士第大定中爲左司員外郎右司郎中尋轉左司掌機務者數年有司奏使宋者世宗命選漢官一人參知政事梁肅以戶部侍

郎王脩工部侍郎張大節左司郎中鄧儼對世宗曰王脩張大節苦無資歷與左右司官辛苦不同其命儼往嘗謂宰臣曰人言鄧儼用心不正朕視儼奏事其心識甚明在太府監心亦向公宰臣因奏儼明事機有心力於是擢戶部侍郎翌日復謂宰臣曰吏部掌銓選當得通練人可寘儼於吏部因改命焉累遷中都路都轉運使明昌初爲戶部尚書上命尚書省集百官議如何使民棄末務本以廣儲蓄儼言今之風俗競爲侈靡莫若定立制度使貴賤上下衣冠車馬室宇器用各有等差裁抑婚姻喪葬過度之禮罷去鄉社追逐無名之費用度有節則蓄積日廣矣尋

知歸德府事致仕卒初儼致仕復寅緣求進上問左右鄧儼可復用乎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曰儼有才力第以謀身爲心上曰朕亦知之然儼可以誰比守貞曰臨事則不後於人但多務自便耳儼前乞致仕陛下以其頗黠故許之甚合衆議今使復列于朝恐風化從此壞矣上然之遂不復用云

巨構字子成薊州平谷人幼篤學年二十登進士第由信都丞察廉爲石城令補尚書省令史授振武軍節度副使改同提舉解鹽司事以課增入爲少府監丞再遷知登聞檢院兼都水少監時右司郎中段珪卒世宗曰是人甚明

正可用如巨構每事但委順而已二十五年除南京副留守上謂宰臣曰巨構外淳質而內明悟第乏剛鯁耳佐貳之任貴能與長官辨正恐此人不能爾若任以長官必有可稱章宗即位擢横海軍節度使承安五年致仕卒構性寬厚寡言所治以鎮靜稱性尤恬退故人既貴不復往來先遺以書則裁荅寒溫而已大定中詔與近臣同經營香山行宮及佛舍其近臣私謂構曰公今之德人我欲舉奏公行將大任矣構辭之以廉慎守法在考功籍始終無過云

賀揚庭字公叟曹州濟陰人也登天德三年經義進士第

調范縣主簿兼尉籍有治聲大定十三年由安肅令補尚書省令史授沁南軍節度副使入爲監察御史歷右司都事戸部員外郎侍御史右司員外郎世宗喜其剛果謂揚庭曰南人獷直敢爲漢人性姦臨事多避難異時南人不習詞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第者多殆勝漢人爲官俄以廉能遷戸部郎中進官二階頃之授左司郎中改刑部侍郎山東東路轉運使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驛召赴闕授山東東西路提刑使揚庭性疾惡纖介不少容明昌改元詔諸路提刑使入見親問所察事條至揚庭則斥之曰爾何治之煩也明年下除洺州防禦使

時歲歉民飢揚庭諭蓄積之家令出所餘以糶之飢者獲濟洺人爲之立石頌德改陝西西路轉運使表乞致仕上曰揚庭能幹者也當何如右丞劉瑋言其疾遂許之卒年六十七

贊曰裴滿亨以進士選奉御能陳唐虞致治之道於宮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貴梁道兒之姦斡勤忠以吏道致身始終不交權貴世宗自立於遼東歸者如市張大節獨守正不赴韓錫出守河間面諭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道俾繩以法佞者必希旨以市權錫下車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識之士不爲富貴所移者也巨構骫骳賀揚庭骨鯁大

定於二人而屢評南北士習之優劣豈其然乎張亨始以
繆庸見薄晚以論列稱賞亦砥礪之功歟鄧儼專務謀身
上下稱黠致仕又求進用弗可攺也夫
閻公貞字正之大興宛平人大定七年擢進士第調朝邑
主簿由普潤令補尚書省令史察廉升同知亳州防禦事
改中都左警廵使以政績聞遷同知武定軍節度使明昌
初召爲大理正累進大理卿承安元年遷翰林侍讀學士
仍兼前職命與登聞檢院賈益同看讀陳言文字公貞居
法寺幾十年詳慎周密未甞有過舉被命校定律令多所
是正金人以爲法家之祖云

焦旭字明銳沃州栢鄉人第進士調安喜主簿再轉大興令攝左警巡事以杖親軍百人長有司議其罪當杖決世宗曰旭親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事其令收贖改良鄉令世宗幸春水見石城玉田令皆年老不治謂宰臣曰縣令最親民當得賢才畿甸尚如此天下可知矣平章政事石琚薦旭幹能可甄用上然之召爲右警巡使旭爲人剛果自任不避權勢初旭部民訴良旭以無文據付本主道逢監察御史訴其事語涉詆亂即收付旭旭釋之不問爲御史所劾削官兩階杖百八十出爲大名府推官尋授右三部檢法司正代韓天和爲監察御史時

御史臺言監察糾彈之司天和諸科出身難居是職上命別舉中丞李晏薦旭剛正可任遂授之而改天和獲鹿令章宗初即位太傅克寧右丞相襄請上出獵旭劾奏其非上慰諭之爲罷獵明昌元年登聞鼓院初設官宰執奏司諫郭安民補闕許安仁及旭皆堪擢用改侍御史四遷都水監以治河防勞進官一階授西京路轉運使卒旭性謇敏練達時政與王脩劉仲洙輩世稱能吏云

劉仲洙字師魯大興宛平人大定三年登進士第歷龍門主簿香河酒稅使再調深澤令縣近滹沱河時秋成水忽暴溢仲洙極力護塞竟無害有盜夜發居民震驚仲洙率

縣卒生執其一餘衆遂潰旦日掩捕皆獲尋以廉能進官一階陞河北西路轉運司支度判官入爲刑部主事六遷右司員外郎俄轉吏部世宗謂宰臣曰人有言語敏辯而膚常不正者有語言拙訥而才智通達存心向正者如劉仲洙頗以才行見稱然而口語甚訥也右丞張汝霖曰人之若是者多矣願陛下深察之二十九年出爲祁州刺史以六善爲教民化之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瑴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冤上書力辯帝從之廼復瑴官爵而黨禁遂解明昌二年授幷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尋改平陽移德州防禦使轉運郭

邦傑節度李晏皆舉仲洙以自代陞爲定海軍節度使歲饑仲洙表請開倉未報先爲賑貸有司劾之罪以贖論時仲洙兄仲淵以罪責石州仲洙上書請以萊易石朝廷義而不許久之以年老乞致仕累表方聽泰和八年卒年七十五仲洙性剛直果於從政尤長於治民所在皆有功迹蓋一時之能吏云

李完字全道朔州馬邑人經童出身復登詞賦進士第調澄城主簿有遺愛民爲立祠用廉遷定襄令召補尚書省令史時以縣令闕人廉問世宗選能吏八人按行天下完其一也明昌初爲監察御史故事臺令史以六部令史久

次者補吏皆同類莫肯舉劾完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
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純取進士天下以爲當
令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
擢尚書省都事出爲同知横海軍節度使事河間府治中
提刑司言完習法律有治劇材軍民無間語陞沁州刺史
仍以璽書褒諭遷同知廣寧府初遼濱民崔元入城飲不
歸求得尸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提刑司疑
其寃以獄畀完完廉得其賊乃舟師也遂免同飲人改北
京臨潢路提刑副使承安二年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尋授
南京路按察使卒完長於吏治所至姦惡屏迹民皆便之

馬百禄字天錫通州三河人父柔德天會初第進士累遷翰林脩撰坐田瑴黨免官迨世宗朝解黨禁復召用馬百禄幼志學事繼母以孝聞登大定三年詞賦進士第調武清主簿由龍山令召補尚書省令史不就改権貨副使平陽府判官入為國子博士朝廷以宰縣日清白有治迹特遷官一階升同知北京路轉運事委録南北路刑獄所至無寃召為尚書戶部員外郎與同知河北東路轉運事李京為中都等路推排使明昌初遷耀州刺史吏民畏愛提刑司以狀聞授韓王傅同知安武軍節度事俄改兼同知興平軍以提刑司復舉廉升孟州防禦使再遷南京路提

刑使御史臺以剛直能幹聞轉知河中府承安四年致仕卒謚曰貞忠

楊伯元字長卿開封尉氏人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鄢城主簿升榆次令召爲大理評事累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用廉超授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事入爲尚書刑部員外郎以憂免起爲遼州刺史明昌元年移涿州久之擢工部侍郎四遷安武軍節度使泰和三年致仕卒伯元以才幹多被委注凡兩爲推排定課使累爲審錄官人稱其平每有疑獄必專遣決明辯多中理賜謚曰達

劉璣字仲璋益都人也登天德三年進士第大定初爲太

常博士改左拾遺兼許王府文學璣奏王府事世宗責之曰汝職掌教道何預奏事因命近侍諭旨永中曰卿有長史而令文學奏事何也後勿復尔累除同知漕運司事嘗奏言漕戶顧直太高虛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錢一十五萬餘貫世宗是其言授戶部員外郎條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臣曰璣言河堤種柳可省每歲隄防之費及言官錢利害甚可取前後戶部官往往偷延歲月如璣者不可多得卿等議其可者行之璣向言漕運省費事盡心公家不厚賞無以勸來者乃賜錢三千貫擢濰州刺史徙知濟州未幾遷同知北京留守事坐曲法放

免奴婢訴良者左降管州刺史世宗謂宰臣曰璣爲人何如參知政事程煇曰璣執強跋扈嘗追濟南府官錢以至委曲生意而害及平民上曰朕聞璣在北京凡奴隸訴良不問契券真僞輒放爲良意欲徼福於冥冥則在已之奴何爲不放又曰璣放朕之家奴意欲以此邀福存心若是不宜再用明昌二年入爲國子司業乞致仕不許轉國子祭酒尋擢太常卿以昏耄不任職爲御史臺所糾罷承安二年卒年八十二兄琉

琉字伯玉幼名太平以功臣子補閤門祗候遭父喪求終制會海陵篡立不許改充護衛海陵忌宗室琉坐與往來

斥居鄉里世宗即位琉晝夜兼馳上謁世宗大悅以爲護衛十人長往招宗叙白彥敬紇石烈志寧皆相繼來附還報上喜其有功呼其小字而謂之曰太平所至庶幾能賛朕致太平矣改御院通進與烏居仁等往南京發遣六宮百司琉建議留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經略淮右餘皆北來詔從之丁毋憂起復三遷武庫署令車駕幸西京留琉爲中都總管判官再轉近侍局使遷太子少詹事兼引進使賜襲衣未幾爲陝西統軍都監賜廄馬金帶皇太子以馬與幣爲贐召爲同知宣徽院事遷太子詹事右宣徽使與張僅言典領昭德皇后園陵襄事太子贈以廄馬轉左

宣徽使以疾求補外除定海軍節度使以其弟太府監瑋
爲同知宣徽院事琉朝辭上曰卿舊臣今補外寧不惻然
東萊瀕海風物亦佳卿到必得調養朕用卿弟在近密如
見卿也仍賜廐馬金帶綵十端絹百匹卒官年五十七琉
柩過京畿敕有司致祭賻銀三百兩重綵三十端

康元弼字輔之大同雲中人幼敏學善屬文登正隆二年
進士第調汝陽簿改崇義軍節度判官由垣曲縣令補尚
書省令史累遷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召爲大理丞大
定二十七年河決曹濮間瀕水者多墊溺朝廷遣元弼往
視相其地如盆而城在盆中水易爲害請命於朝以徙之

卒改築於北原曹人賴焉出爲弘州刺史閱歲授大理少卿先是衛州爲河所壞增築蘇門以寓州治水既退民不樂遷欲復歸衛於是遣元弼按視還言治故城便遂復其舊轉秘書少監兼著作郎改通州刺史兼領漕事章宗立尊孝懿皇后爲皇太后以元弼舊臣詔充副衛尉再轉大理卿以喪去起復爲尚書刑部侍郎兼鄆王傅遷南京路轉運使承安三年致仕卒

移剌益字子遷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魯土猛安人也以廕補國史院書寫積勞調徐州錄事召爲樞密院知法三遷翰林修撰時北邊有警詔百官集尚書省議之太尉

克寧銳意用兵益言天時未利宜俟後圖御史臺舉益剛
正可任遂兼監察御史未幾改戶部員外郎明昌三年畿
内饑擢授霸州刺史同授刺史者十一人既入謝詔諭之
曰親民之職惟在守令比歲民饑故遣卿等往撫育之其
資序有過者有弗及者朕不計此但以材選爾其知之既
至首出俸粟以食饑者于是倅以下及郡人遞出粟以佐
之且命屬縣視以爲法多所全活郡東南有堤久頽圮水
屢爲害益增修之民以爲便爲益立祠升遼東路提刑副
使五年宋主新立詔以泗州當使客所經守臣宜擇人宰
臣進擬數人皆不合上意上曰特末阿不安在此人可也

即授防禦使召爲尚書戶部侍郎尋轉兵部屬羣牧人叛命益同殿前都點檢充往招降之承安二年邊鄙弗寧上御便殿召朝官四品以上入議益謂守爲便天子之兵當取萬全若王師輕出少有不利非惟損大國之威恐啓敵人侵玩之心出爲山東西路轉運使有勑使按鷹于山東益奏乞止令調於近甸何必驚遠方耳目書聞上命有司洎使者罷還河東南北路按察使舊制在位官有不任職委所屬上司體訪州府長貳幕職許互相舉申益上言以爲傷禮讓之風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別生姦弊乞止令按察司糾劾似爲得體又言隨路點軍官與當人飲會公通

獻遺宜依准監臨官於所部內犯罪究治上皆納焉泰和

二年卒于官

贊曰閻公貞定金律令楊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稱之

難矣焦旭畿內小官聽斷不受御史風指遂羅深憲大臣

請人主遊獵劾奏其非爲之罷獵誠有古人之風焉李完

康元弼無他足稱完論臺令史一事元弼論曹衛兩城各

當其可馬百祿初坐黨廢晚著治跡劉璣初以理財得幸

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後遭遇不同而百祿求福不回非

璣所及也劉玩以大定之立馳赴行在雖終身榮寵蓋一

趨時之士耳劉仲洙剛而訥於言移刺益剛而敢言益以

志寧北伐爲不可仲洙釋田瞉黨禍三十家語曰剛毅木訥近仁豈不信哉





列傳第三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　金史九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奉

勅修

完顏匡　完顏綱　完顏定奴

完顏匡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孫事豳王允成爲其府教讀大定十九年章宗年十餘歲顯宗命詹事烏林荅愿擇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者使教章宗兄弟閱月愿啓顯宗曰豳王府教讀完顏撒速徐王府教讀僕散訛可二人可使教皇孫兄弟顯宗曰典教幼子須用淳謹者已而召見于承華殿西便殿顯宗問其年對曰臣生之歲海陵自上京遷

中都歲在壬申顯宗曰二十八歲爾詹事乃云三十歲何也匡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謂臣出入宮禁故增其歲言之耳顯宗顧謂近臣曰篤實人也命擇日使皇孫行師弟子禮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學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直小字習國朝語因賜酒及綵幣頃之世宗詔匡訛可俱充太子侍讀寢殿小底駞滿九住問匡曰伯夷叔齊何如人匡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九住曰汝輩學古惟前言是信夷齊輕去其親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仁者固如是乎匡曰不然古之賢者行其義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國叔齊不苟從父之

志亦去其國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紂死殷爲周夷齊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正君臣之分爲天下後世慮至遠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時世宗如春水顯宗從二人者馬上相語遂後顯宗遲九住至問曰何以後也九住以對顯宗嘆曰不以女直文字譯經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奧如此哉稱善者良久謂九住曰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汝不知不達務辯口以難人由是觀之人之學不學豈不相遠哉顯宗嘗謂中侍局都監蒲察查剌曰入殿小底完顏訛出侍讀完顏撒速與我同族汝知之乎對曰不知也顯宗曰撒速始

祖九世孫訛出保活里之世也始祖兄弟皆非常人汝何由知此顯宗命匡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其詞曰我祖睿宗厚有陰德國祚有傳儲嗣當立滿朝疑懼獨先啓策祖征三秦震驚來附富平百萬望風奔仆靈恩光被時雨春暘神化周浹春生冬藏蓋取宗翰與睿宗定策立熙宗及乎陝西大破張浚于富平也二十三年三月萬春節顯宗命章宗歌此詞侑觴世宗愕然曰汝輩何因知此顯宗奏曰臣伏讀睿宗皇帝實録欲使兒子知創業之艱難命侍讀撒速作歌教之世宗大喜顧謂諸王侍臣曰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孫無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

其子嘉哉盛事朕之樂豈有量哉卿等亦當誦習以不忘
祖宗之功命章宗歌數四酒行極歡乙夜乃罷二十五年
匡中禮部策論進士是歲世宗在上京顯宗監國三月甲
辰御試前一日癸卯讀卷官吏部侍郎李晏棣州防禦使
把內剌國史院編修官夾古衡國子助教尼厖古鑑進稟
策題問契敷五教皐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
今欲興教化措刑罰振紀綱施之萬世何術可致匡已試
明日入見顯宗問對策云何匡曰臣熟觀策問敷教措刑
兩事不詳振紀綱一句秪作兩事對策必不能中顯宗命
匡誦所對策終篇曰是亦當中匡曰編修衡助教鑑長於

選校必不能中已而匡果下第顯宗惜之謂侍臣曰我只欲問教化刑罰兩事乃添振紀綱一句命刪去李晏固執不可今果誤人矣謂侍正石敦寺家奴唐括曷答曰侍讀二十一年府試不中我本不欲侍讀再試恐傷其志今乃下第使人意不樂是歲初取止四十五人顯宗命添五人僕散訛可中在四十五人後除書畫直長匡與訛可俱為侍讀匡被眷遇特異顯宗謂匡曰汝無以訛可登第怏怏但善教金源郡王何官不可至哉是歲顯宗薨章宗判大興尹封原王拜右丞相立為皇太孫匡仍為太孫侍讀二十八年匡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特賜及第除中

都路教授侍讀如故章宗即位除近侍局直長歷本局副使局使提點太醫院遷翰林直學士使宋上令權更名弼以避宋祖諱事載本紀遷祕書監仍兼太醫院近侍局事再兼大理少卿遷簽書樞密院事兼職如故承安元年行院于撫州河北西路轉運使溫昉行六部事主軍中餽餉承意事匡以馬幣爲獻及私以官錢佐匡宴會費監察御史姬端修劾之上方委匡以邊事遂寢其奏三年入奏邊事居五日還軍尋入守尚書左丞兼修國史進世宗實録章宗立提刑司專糾察黜陟當時號爲外臺匡與司空襄參政揆奏息民不如省官聖朝舊無提刑司皇統大定間

每數歲一遣使廉察郡縣稱治自立此官冀達下情今乃是非混淆徒煩聖聽自古無提點刑獄專薦舉之權者若陛下不欲遽更不宜使兼採訪廉能之任歲遣監察體究仍不時選使廉訪上從其議於是監察體訪之使出矣初匡行院于撫州障葛將攻邊境會西南路通事黃摑按出使烏都椀部知其謀奔告行院爲之備迎擊障葛敗其兵按出與八品職遷四官匡遷三官匡奏乞以所遷三官讓其兄奉御賽一上嘉其義許之改樞密副使授世襲謀克宋主相韓侂胄侂胄嘗再爲國使頗知朝廷虛實及爲相與蘇師旦倡議復讎身執其咎繕器械增屯戍初未敢公

言征伐乃使邊將小小寇鈔以嘗試朝廷泰和五年正月入確山界奪民馬三月焚平氏鎮剽民財物掠鄧州白亭巡檢家貲持其印去遂平縣獲宋人王俊唐州獲宋諜者李忭俊襄陽軍卒忭建康人俊言宋人於江州鄂岳屯大兵貯甲仗修戰艦期以五月入寇忭言侂胄謂大國西北用兵連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修建康宮勸宋主都建康節制諸道河南統軍司奏請益兵爲之備詔平章政事僕散揆爲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括戰馬臨洮德順秦鞏各置弓手四千人詔揆遺書宋人曰奈何興兵宋人辭曰盜賊也邊臣不謹今黜之矣宋人將啓邊釁太常卿趙之

傑知大興府承暉中丞孟鑄皆曰江南敗衂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敗盟臣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大理卿畏也曰宋兵攻圍城邑動輒數千不得爲小寇上問叅政思忠思忠極言宋人敗盟有狀與臣畏也合上以爲然及河南統軍使紇石烈子仁使宋還奏宋主修敬有加無他志上問臣曰於卿何如臣曰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議云何今乃中變邪臣徐對曰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職也書曰有備無患在陛下宸斷耳於是罷河南宣撫司僕散揆還朝六年二月宋人陷散關取泗川虹縣靈壁四月復詔僕散揆行省事于汴制諸

軍頃之以匡爲右副元帥揆請匡先取光州還軍懸瓠與大軍合勢南下匡奏僕散揆大軍渡淮宋人聚兵襄沔以窺唐鄧汴京留兵頗少有掣肘之患請出唐鄧從之遣前鋒都統烏古論慶壽以騎八千攻棗陽遣左翼提控完顏江山以騎五千取光化右翼都統烏古孫兀屯取神馬坡皆克之匡軍次白虎粒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烏古論慶壽扼赤岸斷襄漢路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城戍兵皆潰賜詔獎諭戒諸軍毋虜掠焚壞城邑匡進兵圍德安分遣諸將徇下安陸應城雲夢漢川荆山等縣副統蒲察攻宜城縣取之十二月敗宋兵二萬

人于信陽之東詔曰卿總師出疆屢捷殄寇撫降日闢土宇彼恃漢江以爲險阻箠馬而渡如涉坦途荆楚削平不爲難事雖天佑順亦卿籌畫之効也益宏遠圖以副朕意匡進所獲女口百人詔匡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如故吳曦以蜀漢内附詔匡先取襄陽以屏蔽蜀漢完顏福海破宋援襄陽兵於白石峪遂取穀城縣僕散揆得疾遂班師至蔡疾革詔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二月揆薨匡久圍襄陽士卒疲疫會宗浩至汴匡乃放軍朝京師轉左副元帥賜宴于天香殿還軍許州九月宗浩薨匡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代宗浩總諸軍行省于汴京

初僕散揆初至汴既定河南諸盜乃購得韓侂胄族人元靚使行間於宋元靚渡淮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崈奏之宋主是時宋主侂胄見兵屢敗以爲憂欲乞盟無以爲請得崈奏即命遣人護元靚北歸因請議和崈使其屬劉祐送元靚申和議于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宋主因密諭丘崈使歸罪邊將以請焉及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以方信孺輕佻不可信移書宋人果欲請和當遣朱致和吳琯李大性李壁來侂胄得報大喜過望乃召張巖于建康罷爲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旦貶之嶺南是時李壁已爲參政不可遣朱致和吳琯已死李大性知福

州道遠不能遷至乃遣左司郎中王柟來至濠州匡使人責以稱臣等數事柟以宋主侂胄情實爲請依靖康二年正月請和故事世爲伯姪國增歲幣爲三十萬兩匹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當函首以獻柟至汴以侂胄書上元帥府匡復詰之柟懇請曰此事實出朝旨非行人所專匡察其不妄乃具奏章宗詔匡移書宋人當函侂胄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於是宋吏部侍郎史彌遠定計殺韓侂胄彌遠知國政和好自此成矣於是廷議諸軍已取關隘不可與王柟以宋參政錢象祖書來略曰竊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許以畫淮

爲界今大國遵先皇帝聖意自盱眙至唐鄧畫界仍舊是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後也然東南立國吳蜀相依今川陜關隘大國若有之則是撤蜀之門戶不能保蜀何以固吳已增歲幣至三十萬通謝爲三百萬貫以連歲師旅之餘重以喪禍豈易辦集但邊隙旣開和議區區悔艾之實不得不黽勉遵承又蒙聖畫改輸銀三百萬兩在本朝宜不敢固違然傾國資財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棄過圖新兼愛南北之意也主上仁慈寬厚謹守信誓豈有意於用兵止緣侂胄啓釁生事迷國罔上以至於斯是以奮發英斷大正國典朋附之輩誅斥靡貸今大國欲

使斬送侂胄是未知其亡死也侂胄實本庸愚怙權輕信有誤國事而致侂胄誤國者蘇師旦也師旦旣與侂胄尚力庇之蠻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師旦已行斬首儻大國終惠川陜關隘所畫銀兩悉力祇備師旦首函亦當傳送以謝大國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一家叔姪本自協和不幸奴婢交鬭其間遂成嫌間一旦猶子翻然改悟斥逐奴隸引咎謝過則前日之嫌便可銷釋奚必較錙銖豪末反傷骨肉之恩乎惟吳蜀相爲首尾關隘繫蜀安危望敢備奏始終主盟使南北遂息肩之期四方無兵革之患不勝通國至願是時陜西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

戍兵萬人王楠狀禀如蒙歸川陝關隘韓侂冑首必當函送遵上國之命臣奏曰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萬人壁壘之役餽餫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不取者以關隘僅能自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以鐵騎蹂之無一得脫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負固尚且摧覆今遂失之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則漢上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棗陽光化歸順之民數萬戶較之陝右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詔報曰侂冑渠魁既請函首宋之悔服可謂誠矣臣乃遣王楠還復書曰宋國負渝盟之罪自陳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終絕優

示訓諭許以更成所以覆護鎮撫之恩至深至厚昨奉聖
訓如能斬送韓侂胄徐議還淮南地來書言韓侂胄已死
將以蘇師旦首易之飾辭相紿如此至于犒軍銀兩欲俟
歸關隘然後祇備是皆有咈聖訓及王柟狀稟如蒙歸還
川陝關隘其韓侂胄首必當函送聖訓令斬送侂胄首者
本欲易南地陝西關隘不預焉王柟所陳亦非元畫事理
不敢專決具奏奉旨朕以生靈爲念已貰宋罪關隘區區
豈足深較旣能函送韓侂胄首陝西關隘可以還賜今恩
訓如此其體大國寛仁矜恤曲從之意脩追誓書𧶘遣通
謝人使赴闕王柟之歸也匡要以先送叛亡驅掠然後割

賜淮南川陝及彼誓書草本有犯廟諱字及文義有不如
體製者諭令改之宋人以叛亡驅掠散在州縣一旦拘刷
未易聚集今已四月農事已晚邊民連歲流離失所扶携
道路即望復業過此農時遂失一歲之望歲幣犒軍物多
非旬月可辦錢象祖復以書來略曰竊見大金皇帝前日
聖旨如能斬送韓侂胄首沿淮之地並依皇統大定已畫
爲定又睹今來聖旨既能送侂胄首陝西關隘可併還賜
以此仰見聖慈寛大初無必待發遣驅掠官兵然後退兵
交界之語誓書草本添改處先次録本賫呈并將侂胄首
函送及管押納合道僧李全家口一併發還欲望上體大

金皇帝畫定聖旨先賜行下沿邊及陝西所屬侂胄首到界上即便抽回軍馬歸還淮南及川陝關隘地界所有驅掠官兵留之何益見已從實刷勘發還其使人禮物歲幣等已起發至眞揚間伺候嘉報迤邐前去界首以俟取接匡得錢象祖書即具奏詔報曰朕以生靈之故已從請稱臣割地尚且闊略區區小節何足深較其侂胄師旦首函及諸叛亡至濠州即聽通謝人使入界軍馬即當徹還川陝關隘俟歲幣犒軍銀綱至下蔡畫日割賜匡得詔書即以諭宋人使如詔書從事泰和八年四月乙未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函至元帥府匡遣平南撫軍上將軍紇石

烈貞以俘冑師旦首函露布以聞五月丁未遣戶部尚書高汝礪禮部尚書張行簡奏告天地武衛軍都指揮使徒單鏞奏告太廟御史中丞孟鑄告社稷是日上御應天門立黃麾仗受宋馘尚書省奏露布親王百官起居上表稱賀獻馘廟社以露布頒中外竿俘冑師旦首并二人畫像于通衢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之軍器庫丙辰匡朝京師進官兩階賜玉帶金一百兩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三十端罷元帥府仍爲樞密院六月癸酉宋通謝使許弈吳衡等入見癸未以宋人請和詔天下十一月丙辰章宗崩匡受遺詔立衛紹王其遺詔略曰皇叔衛王承世宗之遺體

鍾厚慶於元妃人望所歸歷數斯在今朕上體太祖皇帝傳授至公之意付畀寶祚即皇帝位於柩前載惟禮經有嫡立嫡無嫡立庶今朕之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已詔皇帝如其中有男當立爲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丁巳衛紹王即位戊午章宗內人范氏胎氣有損大安元年四月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即康奏承御賈氏產期已出三月有人告元妃李氏令賈氏詐稱有身詔元妃李氏承御賈氏皆賜死初章宗大漸匡與元妃俱受遺詔立衛王匡欲專定策功遂構殺李氏數日匡拜尚書令封申王大安元年十二月薨匡事顯宗深被恩遇自章宗幼年侍

講讀最親幸致位將相怙寵自用官以賄成承安中撥賜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濟南眞定代州上腴田百姓舊業輒奪之及限外自取上聞其事不以爲罪惟用安州邊吳泊舊放圍場地奉聖州在官閑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還百姓宣宗嘗謂侍臣曰撒速往年嘗受人玉吐鶻然後與之官此豈宰相所爲哉

完顏綱本名元奴字正甫明昌中爲奉御累官左拾遺詔三叉口置捺鉢綱上疏諫疏中有云賊出没其間詔尚書省詰問所言不實章宗以綱諫官不之罪遷刑部員外郎綱言諸犯死罪除名移推相去二百里并犯徒罪連逮二

十人以上者並令就問曾經所屬按察司審讞者移推別
路官亦依上就問凡告移推之人皆已經本路按察審訖
即當移推別路按察司部分廣闊如上京路移推臨潢路
最近亦往復二三千里北京留守司移推西北路招討司
最近亦須數月乞依舊制令移推官司追取其人歸問從
之故事使夏國者夏人饋贈禮物視書幾道以爲多寡泰
和元年綱爲賜夏主生日使章宗命齋三詔左司員外郎
孫椿年詔奏爲一道尋自陳首上責宰臣曰椿年忽略卿
等柰何不奏也轉工部郎中上言太府監官兼尚食局官
乞於少府監依此例注能幹官一員兼儀鸞局官儀鸞局

官一員兼少府監官相須檢治從之四年詔綱與喬宇宋元吉編類陳言文字綱等奏凡關涉宮庭及大臣者摘進其餘以省臺六部各爲一類凡二十卷遷同簽宣徽院事六年與宋連兵陝西諸將頗相異同以綱爲蜀漢路安撫使都大提舉兵馬事與元帥府叅決西事調羌兵之未附者於是知鳳翔府事完顏昱同知平涼府事蒲察秉鉉分駐鳳翔諸隘通遠軍節度使承裕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知臨洮府事石抹仲温駐臨洮同知臨洮府事术虎高琪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鞏州諸鎮乾州刺史完顏思忠扼六盤陝西路都統副使斡勒牙刺京兆府推

官蒲察秉彝戍虢華扼潼關蒲津陝西都統完顏忠本名
裊懶同知京兆府事烏古論兗州守京兆要害以鳳翔臨
洮路蕃漢弓箭手及緋翮翅軍散據邊陲緋翮翅軍名也
元帥右監軍充右都監蒲察貞分總其事宋吳曦以兵六
千攻鹽州鞏州戍將完顏王善隊校僕散六斤猛安龍延
常擊走之斬首二百級七月吳曦兵五萬由保坌姑蘇等
路寇秦州承裕璘以騎千餘擊之曦兵大敗追奔四十里
曦別兵萬人入來遠鎮术虎高琪破之青宜可者吐蕃之
種也宋取河湟夏取河西四郡部落散處西鄙其酋黎族
帥曰冷京據古疊州有四十三族十四城三十餘萬户東

鄯宕昌北接臨洮積石南行十日至笋竹大山蓋蠻境也西行四十日至河外俗不論道里而以日計之云泠京卒子耳骨延嗣宋不能制縻以官爵傳六世至青宜可尤勁勇得衆以宋政令不常有攺事中國之意曹佛留爲洮州刺史佛留材武有智策能結諸羌青宜可畏慕佛留以父呼之請舉國内附朝廷以宋有盟不許厚賜金帛以撫之明昌閒屬羌巳彪殺郡佐反是時綱爲奉御奉詔與曹佛留計事因召青宜可會兵擊破巳彪曹佛留還同知臨洮尹兼洮州刺史子普賢爲洮州管内廵檢使綱屢以事至洮佛留每謂綱言青宜可願内屬出其至情綱輒奏之上

終不納及綱部署陜西上密勑經略西事於是曹佛留已死普賢為懷羌廵檢使綱至洮馳召普賢攝同知洮州事普賢傳箭入羌中青宜可大喜率諸部長籍其境土人民詣綱請内屬綱奏其事上以青宜可為疊州副都總管加廣威將軍詔青宜可曰卿統有部人世為雄長嚮風慕義背偽歸朝願效純誠恒輸忠力緬懷嘉矚式厚褒旌覽卿進上所受偽牌朝廷之馭諸蕃固無此例欲使卿有以鎮撫部族增重觀望是以時加改命賜金牌一銀牌二到可祗承服我新恩永為藩衛曹普賢真授同知洮州事綱還拱衛直都指揮使遷三階安撫都大提舉如故以商州刺

史烏古論兖州領曹普賢押領青宜可勾當詔曰完顔綱初行時汝未知朝廷有青宜可之事獨言可以招撫必獲其用旣而果來效順今汝勿以青宜可兵勢重大卑屈失體亦勿以蕃部而藐視之九月詔安慰陜西略曰京兆鳳翔臨洮三路應被宋兵逼脅背國從僞或沒落外境若能自歸者官吏依舊勾當百姓各令復業元抛地土依數給付及受宋人旗牓結構等或值驚擾因而避役逃亡未發覺者許令所在官司陳首並行釋免更不追究軍前可用之人隨宜任使限外不首復罪如初宋程松遣別將曲昌世襲方山原自率兵數萬分道襲和尚原西 山寨龍門等關

是日大霧四塞既又暴雨和尚原西山寨龍門關戍兵不知宋兵來松遂據之蒲察貞遣行軍副統裴滿阿里同知隴州事完顏孛論以兵千人伏方山原下萬戶奧屯撒合門美原縣令朮虎合答別將壯士五百取間道潛登出宋兵上自高而下宋兵大駭伏兵合擊遂破之貞乃分遣朮虎合答部將完顏出軍奴率兵千人出黃兒谷取和尚原同知會州事女奚列南家押軍猛安粘割撒改率兵千人出大寧谷取西山寨貞自以兵七百由中路取龍門等關程松已焚閣道貞且脩道且進兵至小關松將楊廷據險注射貞不得前令行軍副統裴滿阿里爲疑兵潛遣猛安

胡信率甲士五十人繞出其後反擊之宋兵大亂遂斬廷于陣宋兵走二里闌復敗宋將彭統領宋兵走龍門追擊大破之合沓乘夜潛登和尚原絕頂宋人驚以爲神皆散走破其衆二千生獲數十人南家斬木開道以登西山再與宋兵遇皆敗遂盡復故地宋吳曦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人入赤谷將寇秦州承裕完顏璘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逆擊破之宋步兵趨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分兵躡宋步兵宋步兵據山搏戰部將唐括按答海率二百騎馳擊之甲士蒙葛挺身先入其陣衆乘之宋步兵大潰殺數百人追者至皂郊城斬首二千級猛安把添奴追宋

騎兵殺千餘人馮興僅以身免楊雄李珪皆爲金軍所殺

十月綱以蕃漢步騎一萬出臨潭充以關中兵一萬出陳

倉蒲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成紀石抹仲温以隴右步騎

五千出鹽川完顏璘以本部兵五千出來遠初吴玠吴璘

俱爲宋大將兄弟父子相繼守西土得梁益間士衆心璘

孫曦太尉昭武軍節度使成都潼川府夔利等州路宣撫

副使泰和六年出兵興元有窺關隴之志誘募邊民爲盜

遣諜以利餌鳳翔卒温昌結三虞候軍爲內應昌詣府上

變曦遣諸將出秦隴間與綱等諸軍相拒上聞韓侂胄忌

曦威名可以間誘致之梁益居宋上游可以得志于宋封

曦蜀國王鑄印賜詔詔綱經略之其賜曦詔曰宋自佶桓
失守構竄江表僣稱位號偷生吳會時則乃祖武安公玠
捍禦兩川洎武順王璘嗣有大勳固宜世胙大帥遂荒西
土長爲藩輔誓以河山後裔縱有辠釁之汰猶當十世宥
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如此非止
于今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旣萌進退維谷代之
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義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葉
不可以復合騎虎之勢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傳稔於朕
聽每一思之未嘗不當饋歎息而卿猶偃然自安且卿自
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于南北一旦見

忌遂被叅夷之誅可不畏哉故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
而發與其負高世之勳見疑于人惴惴然常懼不得保其
首領曷若順時因機轉禍爲福建萬世不朽之業哉今趙
擴昏孱受制強臣比年以來頓違誓約增屯軍馬招納叛
亡朕以生靈之故未欲遽行討伐姑遣有司移文復因來
使宣諭而乃不顧道理愈肆憑陵虔劉我邊陲攻剽我城
邑是以忠臣扼腕義士痛心家與爲讎人百其勇失道至
此雖欲不亡得乎朕已分命虎臣臨江問罪長驅並鶩飛
渡有期此正豪傑分功之秋也卿以英偉之姿處危疑之
地必能深識天命洞見事機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我

師併力巢穴而無西顧之虞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
封冊一依皇統冊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掎角則旌
麾所指盡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寶一鈕至
可領也綱次臨江被詔進至永洛訪得曦族人端署爲水洛
城巡檢使遣持詔間行諭曦曦得詔意動程松尚在興元
未敢發詐稱杖殺端以蔽匿其事松兵既敗曦乃遣掌管
機宜文字姚圓與端奉表送款綱遣前京兆府録事張仔會
吳曦于興州之置口曦言歸心朝廷無他張仔請以告身
爲報曦盡出以付之仍獻階州朝廷以曦初附恃中國爲
援欲先取襄陽以爲蜀漢屏蔽乃詔右副元帥匡先攻襄

陽詔略曰陜西一面雖下四州吳曦之降朕所經略自大軍出境惟卿所部力戰爲多方之前人無所愧謝今南伐之事責成卿等區區俘獲不足羨慕果能爲國建功豈止一身榮寵後世子孫亦保富貴匡得詔乃移兵趨襄陽十二月曦遣果州團練使郭澄仙人關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圖志吳氏譜牒來上七年正月召綱赴京師以爲陜西宣撫副使進三階還軍吳曦遣郭澄進謝恩表誓表賀全蜀歸附三表親王百官稱賀朝廷以詔荅之并賜誓詔郭澄朝辭諭澄曰汝主效順以全蜀歸附朕甚嘉之然立國日淺恐宋兵侵軼人心不安凡有當行事務已委宣撫完顏

綱移文計議或有緊急即差人就去講究大定間汝主嘗以事入覲今亦多歲朕嘉汝主之義懷想不忘欲得其繪像如見其面今已遣使封冊俟回日附進可以此意歸諭汝主詔以同知臨洮府事朮虎高琪為封冊使翰林直學士喬宇副之詔高琪曰卿以邊面宣力加之讀書蜀人識卿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檢制隨去奉職勿有違枉生事項之宋安丙殺吳曦上聞曦死遣使責綱詔曰曦之降自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為曦重既不據關復撤兵使丙無所憚是宜有今日也於是詔贈曦太師命德順州刺史完顏思忠招魂葬于水洛縣以曦族兄端之子

為曦後詔諭陝西軍士略曰汝等爰自去冬出疆用命擐
披甲冑冒涉艱險直取山外數州比之他軍實有勤效界
外屯駐日久負勞苦恩賞未行有司申奏不明以致如此
朕已令增給賞物以酬爾勞惟是餘賊未殄猶須經略眷
我師徒久役未解深懷憫念寤寐弗忘汝等益思體國之
忠奮敵愾之勇協心畢力建立功勳高爵厚禄朕所不吝
宋人復陷階州西和州綱至鳳翔詔徹五州之兵退保要
害五州之民願徙内地者厚撫集之以近侍局直長爲四
川安慰使蒲察貞撒黄牛戍宋安丙乘之連兵來襲遂陷
散關鞏州鈐轄兀顔阿失死之詔奪綱官一階降兵部侍

郎權宣撫副使遣戸部侍郎尼厖古懷忠按治綱以下將
吏懷忠未至陜西綱貞遣兵潛自昆谷西山養馬澗入四
面攻之復取散關斬宋將張統領于團練綱遣使奏捷詔
書奬諭貞等釋不問八年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詔以陜
西關隘還之宋罷兵綱還京師是歲章宗崩衛紹王即位
除陜西路按察使累官尚書左丞至寧元年綱行省事于
縉山徒單鎰使人謂綱曰高琪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皆
思奮與其行省親往不若益兵爲便綱不聽徒單鎰復使
人止之曰高琪措畫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綱不從綱
至縉山遂大敗胡沙虎斬關入中都遷衛紹王于衛邸命

綱子安和作家書使親信人召綱綱至因之憫忠寺明日押至市中使張霖卿數以失四川敗縉山之事殺之貞祐四年綱子權復州刺史安和上書訟父寃略曰先臣綱在章宗時招懷西羌青宜可等十八部族取宋五州呉曦以全蜀歸朝胡沙虎無故見殺奪其官爵詔下尚書省議謹按元年詔書云胡沙虎屢害良將正謂綱輩也乃追復尚書左丞弟定奴

定奴與兄綱俱知名充護衛除平凉府判官累官同知真定府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加平南虎威將軍兵罷還河南東路副統軍三遷武勝軍節度使入爲右副點檢大

安二年遷元帥右都監救西京改震武軍節度使元帥輿屯襄敗績定奴坐失期及不以軍敗實奏降河州防禦使遷鎮西軍節度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宣宗即位改知歸德府貞祐二年改知河南府兼河南副統軍尋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請內外五品以上舉能幹之士充河北州縣官改簽樞密院事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復爲簽樞密院事行院事兼知歸德府事改兼武寧軍節度使行院于徐州召爲刑部尚書參知政事興定三年薨

贊曰章宗伐宋之役三易主帥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此

以爲功猶曰有人焉韓侂胄心彊智踈蘇師旦謀淺任大函首燕薊南北皆曰賊臣何哉完顏匡完顏綱皆泰和終功之臣然匡隳忠于大安綱罔難于至寧富貴之惑人乃如此邪

列傳第三十六

